小問話

（陸士諤）

梅白桥路雲安里一二零二號陳俊明君，病風熱挾濕，咽痛身熱咳嗽喉腥、與以桑葉浙貝枇杷葉半夏廣陳皮杏仁豆卷等宣化劑不意服下即吐、吐去痰涎而盡、而身熱不解、故與溫胆湯梔豉湯複方、身熱退而又作、腑間覺痛、乃於梔豉湯中加入涼腑散、大渡行而身熱始退、腑痛猶未能免、於是以重胆湯加涼腑散及和胃之品、其痛始緩、

昨賽路五十二號陳林君令堂之胃病、經余兩藥而瘥、入冬天寒、忽因火爐薰逼、咽燥口苦、未免多飲水液、胃病又作、余仍以平胃散為主、一藥即瘥、

小南門德安里俞陸君、病中虛、感濕成痰、書明病狀遣人來寫徵方、余據症撰方、大半皆化痰之品、俞君服之良效、因邀往覆診、兩脈皆弱、舌苦無華彩、詢其是否喜食甜味、俞言不特喜甜、且嗜糯食、余曰、中虛也、擬方為不當矣、是日俞稱現喘促狀、余乃以人參蛤蚧屋散參補氣納腎為主、略佐以半夏等化痰之品、不意服下見效、反不及擬方之速、其家人欲重擬方、余曰、當余擬方之時、不知症係中虛、化痰藥品、取快一時、究竟不可為訓、連診兩次、未見起色、此尊症倘逢大節、即形棟手、而中虛成痰、與尊者所當知也、俞實之判、大別天汪金波君夙嗜酒醴、迴來咳嗽匝月、吐出之痰腥臭、自疑肺癰、來寫就診、余曰、此感風挾濕也、首必戒飲、與以祛風化濕之劑、獻然出去、

陸士諤診例

（科目）勞瘵溫熱痛腹喘咳嗽痢血症傷損

（時間）科胎產調經帶下各雜病門診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

（地址）出診下午三時至六時

上海英租界迎馬路汕頭路二十三號門牌

梅蘭芳集

由本會吳天翁先生編輯取材新穎用道林紙精印一厚冊封面由嚴獨鶴先生題字并四寸梅伶照相做封面內有名貴照片二十餘幅如梅伶之故妻側室子女等及梅伶今冬所攝諸照更有每晚在大舞台所演各劇俱為不可多得之名作允有可貴者嚴由郭君集當代名士如陳小石、李拔可、趙叔雍、冒鶴亭、文公達、侯疑始、況又韓、楊清磬諸先生俱有佳作、天放先生之華清宮攷、翁松禪相國之華清遊記俱為不可多得之名作允有可貴者嚴玉軒嚴詞劇本向以秘不告人特允本集公開發表每冊特價只收印本大洋兩角請向本報社及大舞台及諸大書坊購買

民國十八年一月十七日 The Diamond 戊辰年十二月十七日 第一版

金鋼鑽

第五百七十五號

定價 每三日刊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 一角每月二角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共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 【新聞欄中】每一行字數十字起計每行寬一格以內每格洋八元等與新聞欄中格式一分每格洋五元【封面】每行十字起每格洋五元【後幅】每行十字起每格洋三元 【特別】每行十字起每格洋二元 【封面】每行十字起每格洋一元 【後幅】每行十字起每格洋五分 【特別】每行十字起每格洋二分 【中縫】每行十字起每格洋一

請吸統益牌香烟

烟絲金黃
烟味芬芳
價錢便宜

法租界平濟利路
統益烟公司出品

有此三大特點　各烟紙店均有出售

上海市花

上海市社會局，爲選定市花，先擬選花月季天竺三種，呈請市政府核定，採取其一，呈中於三花取義，理由俱極充足，大有魚與熊掌，皆我所欲也之概，惟鄙人則以爲三花雖好，尚不如以下所舉三花之尤爲貼切也，謹獻芻蕘，以備採擇，

(一)鼎槃花　鼎槃，名虞美人，奉夏開花，美麗悅目，上海遍地皆鼎槃，隨處是美人，若令上海一日無鼎槃，即有廣兮廣兮奈若何之歎矣，

(二)喇叭花，喇叭花，又名牽牛花，上海世界，若不吹牛，即無飯吃，喇叭乎，牛乎，上海而無汝，將不成其世界矣，

(三)桂花，桂花，名木樨花，色若黃金，上海爲黃金島，交易所一伸手，出入萬金，銷魂窟一度奉風，纖頭萬金，宜乎桂花之聲，洋溢於北里也，銅有臭，黃金何獨不臭，身有黃金一二斤，木樨臭味已難聞，嗚呼，黃金，

(公濟)

某縣署出竊案

新任某縣長，攜其一連襟二孀客二愛女走馬上任，二孀客各任科長，一愛女任監印，一愛女任書記，一連襟擅自毆人，又豈可擅自拘人，將以同鄉會名義，捉縣長去，

(人市)

小官喜笑大官哭

事實恐難辦到　否則莊莊官海將無尊卑之秩

馮玉祥於全國福證會議席上，提出一重要議案，爲交武官佐新俸平均案，席間會議，頗視爲異常重要，十時不易決議之議案，微聞該案於編遣會議未開之前，已曾在行政院會議中，一度提出，當時馬馮氏係以軍政部長名義，提議此案，而開議之時，卒爲鐵道部部長孫科所反對，其反對理由，略謂大官減薪，在事實上實不能辦到，蓋因官薪最高者，爲特任官，其反對理由，略謂大官減薪，在事實上實不能辦到，蓋因官薪最高者，爲特任官，而特任官所辦案件，大都爲下級職官所已辦之案，而貪污賄賂之事，實以小官為甚，故大抵潔身自好爲較多，且身負特任官者，均已有其相當之聲譽與資格，故大抵潔身自好爲較多，且身負特任官者，均已有其相當之聲譽與資格，故大抵潔身自好，無墮名名，其俸給雖月薪僅在三四百元之數，然侵蝕舞弊，生財有道，例如某監會某局長，每月皆有三四千金以上之收入，豈不較特任官與部長之俸給，遠超二三倍乎，孰謂小官吏之收入小哉，當時馮氏此項理由，殊難加以駁斥，祇可表示贊同，然而對於其本人之提案，則猶力主保留，直至今日，編遣會議席上，復行提出，是亦足見馮氏自信之堅矣，特不知能否貫徹其主張，予以通過耳，果爾，則亦官制上一大變遷也，

梅蘭芳演義務劇

(公)

梅蘭芳此回南來，出演於榮記大舞台者，將已滿期，將於明日解約輟演，預期以嫁娶，比更整金至，四已作黃鶴矣，後人吾友也，晶刊印樂記之夕，方自蘇來，僦居遠東，四忽過其寓，詢有無王客其人，見後人友，急返身去，遠東人途與之遇，匆匆問訊，即乘梯下，

楊雲史咏燕歸來

(彩八)

楊雲史先生，自吳佩孚失敗後，蟄居海上，抑鬱寡歡，今春走遼東，遊遼歌伎狄美南，輾轉來滬，雲史喜甚，自賦燕歸來詞紀之，詞中以紅拂比狄，然則雲史自居樂師也，雲史平生，蹉跎甚多，江湖老去，病遇斯人，脫令菱清女士見之，當曰，相君之面，紅映桃花矣，一笑，詩並序揭左，

燕歸來詞　(並序)

姬人狄美南，北京豐台人，年十八，原業歌，今歲喉敗，乃易名小翠爲妓，余遊遼東遇之，性柔靜，寡言笑，不類北里，既定情，求爲我妾，余結褵應之而未諾，美南喜，以告人，爲大腹賈章某所聞，密賂其母多金，即夕載之去，美南未前知，又不及一面余，大怨其母，母亦傷無及，余聞之，嗟嘆而已，七夕，忽母來致美南意，謂事與心違，必得富以報，其詞意殊悽惻，余慰而却之，至望夕，方與友梁酒樓，爲長夜飲，夜將半，美南忽翩然自來投我，笑且涕，謂今終身侍君矣，舉鷲起問故，乃泣訴如未，蓋美南至章家，不食求去，不許，聞其大婦怒乃哭泣詬詈，故使嬉聞，嬉果由吉林千里馳至，不能容，美南則以此爲詞，嘗弗從，相持十日，章令自贖以雖之，美南先秘嘱母，無耗其金，至是喜，立價之，罷約，立出投余，計識美南不及望旬，重逢亦僅半月耳，或其賦意，自之不祥，憐而迎之館，（下略）作燕歸來詞曰，

蓬山一去出風塵。倘是風波百折身。數盞雕樓都不是，可憐愁煞捲簾人。西飛青雀報佳期。阿母新傳密誓詞。淫盞青衫半天下。肝腸祇有玉人知。年來啼笑若爲容。載酒江山百戰中。博得蛾眉心背死。書生未必負英雄。

三年新開眼蓋藏恨。一夕投懷紅拂情。畫燭照人含淚笑。自憐哀樂不分明。

那個烏龜忘八蛋運土？

(別一)

有酒國聞人李貝南莊乾生葉先九王明坤姚鍾英諸君，仰慕本報同人，一番蓋蓋，遠來觀書，一邀，要約一角，同人已允其請，定於二十日在青茂源座觀一場云，(濟溪生)

松滬警備司令熊式輝，於成功之前一年，今後與論行奉寶，實係破天荒，我們商晚假海軍聯歡社宴請上，界所負之責任更大云云，

對江安輪士案亦有表示，

鄙記者數十人，是晚，熊司令首中山樂，神氣奕奕，席間致詞，述明奉寶之冒險，

對希望以後軍界與輿論界多通聲氣，開誠布公，則無謂之隔閡可以免去，

熊司令並謂民國十八年，乃革命

說，語極沉痛，並謂江安士案現在已經水落石出，究竟那個烏龜王八蛋武裝運士？輿論界也明白了，並鳴其個人對於此案的感想，語畢，與來賓浮一杯，大自然，其得意，至九時許，賓主始盡歡而散，

花蕊最小記

(紅豆)

蘇州上期撰『小紐門瑣拔秋月閣』，蘇州上期撰『小紐門瑣拔秋月閣』，蘇州上期撰『小紐門瑣拔秋月閣』，

自者，將已滿期，將於明日解約輟演，

預期以嫁娶，乃者，以海上平民醫院，將次舉

傷就緒，開幕在即，而經費未敷，尚

待勸募，主持攝神商，如黃命榮馮少

山虞洽卿等，因即商榷諧芳，以慈善

爲懷，出其餘緒，爲平民醫院演義務

劇一日，將所有勞資，以及水果茶資

允諾，遂定昨日日戲，假座共舞台，

開演美人計金本，而海上諸聞人，如

虞洽卿馮少山黃金榮杜月笙張，及

糖式輝司令，皆定座花樓包廂，若干

席，各攜眷屬賞臨，爲之捧場，故昨

日共舞臺吁，不啻爲海上聞人年屆

開一大會焉，

楊雲史咏燕歸來

(彩八)

楊雲史先生，自吳佩孚失敗後，蟄居海上，抑鬱寡歡，今春走遼東，遊遼歌伎狄美南，輾轉來滬，雲史喜甚，自賦燕歸來詞紀之，詞中以紅拂比狄，然則雲史自居樂師也，雲史平生，蹉跎甚多，江湖老去，病遇斯人，脫令菱清女士見之，當曰，相君之面，紅映桃花矣，一笑，詩並序揭左，

燕歸來詞　(並序)

姬人狄美南，北京豐台人，年十八，原業歌，今歲喉敗，乃易名小翠爲妓，余遊遼東遇之，性柔靜，寡言笑，不類北里，既定情，求爲我妾，余結褵應之而未諾，美南喜，以告人，爲大腹賈章某所聞，密賂其母多金，即夕載之去，美南未前知，又不及一面余，大怨其母，母亦傷無及，余聞之，嗟嘆而已，七夕，忽母來致美南意，謂事與心違，必得富以報，其詞意殊悽惻，余慰而却之，至望夕，方與友梁酒樓，爲長夜飲，夜將半，美南忽翩然自來投我，笑且涕，謂今終身侍君矣，舉鷲起問故，乃泣訴如未，蓋美南至章家，不食求去，不許，聞其大婦怒乃哭泣詬詈，故使嬉聞，嬉果由吉林千里馳至，不能容，美南則以此爲詞，嘗弗從，相持十日，章令自贖以雖之，美南先秘嘱母，無耗其金，至是喜，立價之，罷約，立出投余，計識美南不及望旬，重逢亦僅半月耳，或其賦意，自之不祥，憐而迎之館，（下略）作燕歸來詞曰，

蓬山一去出風塵。倘是風波百折身。數盞雕樓都不是，可憐愁煞捲簾人。西飛青雀報佳期。阿母新傳密誓詞。淫盞青衫半天下。肝腸祇有玉人知。年來啼笑若爲容。載酒江山百戰中。博得蛾眉心背死。書生未必負英雄。

三年新開眼蓋藏恨。一夕投懷紅拂情。畫燭照人含淚笑。自憐哀樂不分明。

青娥誤入神洲宮

(少)

前夕，時已子夜，歲暮天寒，雨雪霏霏，青蛾畫閣，燈光黯淡，一家團坐，寂無生氣，房侍塗料漏滴遂，當不復有客光降，遂展衾就枕，拚擁安臥，乃忽聞奴忽地聲一高呼，破空而起，呼竟，即手整局票，躬身入室，足恭而言曰，「神州某客，其逃去，小阿媛受蹂躪，果無證誤，自付竟夕株守，未聽一局，而晚敎既卸，備憊欲眠，忽來徵召，又不能稱詞不去，不禁心殊不悅，師去，復益以路滑泥濘，遂次不得一車，愈覺懊惱有加，既至神洲，電梯已停止，視局票三百零九號，遠在三樓，祇得拾級而登，及上，忽促竟赴三百零六號，叩門而闖日，某客何人斯，蓋小阿媛，一腔懊惱，至此欲得某客而拋擲也，乃二人佇立門次，延頸環瞻，闃室七八人，方嬉笑縱談，無一應者，小阿媛以爲戲已也，盡怒而詈，室中主人，乃正色告以確未徵局，小阿媛嘆曰，然則是局票者，死人所書乎，言竟，掖老四反身俱走，主人聞之怒，以爲辱己，召之返，而受其局票，指示之曰，徵汝者三百零九號之客，而此室則三百零六號，是誤在汝也，小阿媛猶不謝過，奪票竟行，亦不赴三百零九號，申申而詈曰，挖告客人，一路咆哮不已，室主人遂大怒，縱身追之，及於梯畔，出其巨靈，憑風摩，蓋兩雖以應客，大小姐自爲巨壁焉，其情形與其創辦人所創辦姐旋復緣一陳姓客，客設一洋貨號之某船公司，於三年開張，家頗富有，相安迄今，大小姐時納住來於兩家，在陳宅中，

娼門之子

(徵)

(晉)

英雄得意，不限出身，要能才濟其慕耳，胡門之子，每恃相帶之力，平地青雲，氣概乃不可一世，本埠某大碼家中人姐，旋爲主任，未公司，雖連年折耗，全部殆已押入倭奴之手，而規模之巨，在產業落後之中國，猶推一時，其創辦人，大小姐自爲主任，未拙，主任則以母氏之姓爲姓，猶今王氏，其英之還孤，氏王而不氏楊也，大小姐自幼，本埠某大碼家中人姐，旋